上海圖書館藏書

穆脩伯長

詩

江南寒食

江城水國春光饒清明上已多招邀花陰連絡青草岸柳色掩映紅欄橋歌謌謳啞雜吳俗髻鬟踈削傳南朝誰憐北客歸未去楚魄湘魂雖暗消

送毛得一秀才歸淮上

江天梅雨晝蕭蕭送別愁吟白紵謠處士才高融未薦騷人魂斷玉方招自傷櫪驥心千里空羨冥鵬志九霄酒罷

征鞍迢遞去不堪回首木蘭橈
君歸迢遞淮西路我客蕭條秋浦城惻〻相看復惻〻行
行送別重行〻途中猿鳥哀聲斷馬上雲山遠碧橫富貴
窮通俱未決直傾樽酒沃離情

食魚

南有嘉魚異常趨四月期江天專伺至煙網密爭垂乍戲
汀蘋末初循水荇湄競搖新舴艋寬罩碧漣漪占浦搜深
藻空波出素髭數頭餘尺質二色類銀姿貨鬻斯爲切鮮
腴敢暇知青錢邀價直華屋市新奇珠沫緣條煦霜鱗逐
刃隳扣顱瓊聚骨剖腋錦分肌味佐芳菘愜香參苦笋宜
羹甌融膩玉膾筋罥一作縷寒絲湘鱓非吾偶河魴孰與夷
薦新奚尚鮪稔毒即殊鱵鱸訝休官易鯖嫌酒醒遲自當
頻佐膳所惜易過時

魯從事清暉閣

庾郎真好事溪閣斬新開水石精神出江山氣色來踈烟
分鷺立遠靄見帆迴公退資清興閒吟倚檻裁

送葛源之太和主簿

勿歎從卑位聊欣適去情愁風九月急飛鳥一帆輕鱠斫
江鱗活杯嘗楚釀清歡一作權華莫回首寵辱正堪驚

送靈師歸吳

靈師殊可尚頗不類浮屠託跡惟依佛留心獨喜儒風塵
倦京洛水石憶勾吳破寺杉松老南歸舊隱孤

江南春

杜若溪邊待釣船怨紅傷翠助鸝鵑戰回春事青蒲劍買
破韶光綠荇錢千嶂遠圍芳草國一江晴浸斷霞天未知
多感多愁客何處偷尋甕底眠

寒食

江邊又寒食傖客奈離襟恨滿王孫草愁多望帝禽雞毬
輕簿事歌酒晏游心盡付吳兒輩唯知屏跡深

江上送陳翹還無為

江山一作上寂寥春雨晴江邊井：春潮平相逢未盡斗酒
醉相送又速孤舟行篁竹窮鎖秋浦郡煙波渺隔無為城
音塵兩地不千里勿使負君金玉聲

殘春病醒

風簾寧：燕哢：卧對殘芳起鬱陶作困游車一作鞍春尚
在未扶醒枕日初高煩腸屢沃殏難解病髮慵簪癢更搔
欲爲風光輕賦別正無慘賴染江亳

書事覺菴

惠澤涵濡四海同微生曾莫預昆蟲不參品物陶鎔外獨
作窮人蓋載中深宰已頗猶磷石危苞將籜更推風一家

寄命嗟無地何負明神與上穹

和毛秀才江墅幽居好十首 并序

滎陽毛生有墅在宣城之南陵嘗作村居詩十首其詩用律格五言四韻每篇皆同上之一句元和長慶來詩人多是體生之往還躡而和者數人暨携北來出以相示予諷其篇而悅其事既恨未得往從之游喜用其韻而繼之得以盛言生所居之樂宣城寔江外之郡而墅且在焉因首用是句

江墅幽居好當門看水田鳧鷗閒夕照秔稻秀原煙野廄無完齒山衣有敗肩遥聞雙闕下簫鼓樂豐年

江墅幽居好南塘枕野亭蒲蕭顫風緑菱荇蓋波青繫葦一漁艇翹煙雙雪翎相携二三叟扶醉不曾醒

江墅幽居好溪山數里長徑通茶塢緑門枕橘園香藉石還勝榻聽松不讓簧閑游驚里巷自作隱淪裝

江墅幽居好老農時款扉濁醪尤共醉野話坦無機山雨欲到檻竹風先滿衣南溪秋更樂稻熟又魚肥

江墅幽居好賓來定不愁酒醲新出壓魚活旋鱠鈎移席追松影調琴和澗流陶然方外樂名教孰何由

江墅幽居好柴關帶竹籬田頭飽耕後樹裏灌園時鄰靜

鳴秋織樵閑對野棋抵熾非我事大笑引蕪錐

江墅幽居好何妨鄙事添神隨山父賽巫學野人占露草

牛羊喜秋霖黍豆嬉短墻衰柳下寒水半渠淹

江墅幽居好名　對九華疎篁十餘畝古屋兩三家碓下

雞爭黍籬根廁逐蛙水邊閑送目獨鳥在秋槎

江墅幽居好身如醉伯倫浮名拋可得荒宴罷何因酩酊

乘籃輿逍遥岸角巾人間莫回首容僞不容真

江墅幽居好人閒晚最孤魚臨溪樹釣鳥隔水煙呼野竹

桂薜荔山花睡鸕鷀畫工能狀出羞殺輞川圖

燭

一箔珠簾掩映垂房櫳清染麝

客分光縱艷詩禁鎖翠明初唱漏宮窗紅短尚圍棋長宵

且秉歡游去無限風情見古辭

過西京

西京千古帝王宮無限名園水竹中來恨不逢桃李日滿

城紅樹正秋風

賦催妝

嚴妝應在繡閨中似闘春芳折曉風試問天桃臨碧沿何

如豔質對青銅

送孫立東游

佳人眄影橫哀柱抑

詩筆知名曾苦刻文章多難久漂流睢陽縱酒黃金盡提
劍東方暫一游

村郭寒食雨中作江南體

寂寥村郭見寒食風光更著微雨遮鞦韆閒垂愁稱子楊
柳半濕眠春鴉白社皆驚放狂客青錢盡送沽酒家眼前
不得醉消遣爭奈惱人紅杏花

清明連上巳

改火清明度湔祓上巳連芳辰來屬續游事困聯翩酒帳
經旬直花司併日權俠兒狂不足猶恨促春妍

合歡芍藥

薰風對析香心破浩露雙滋粉面新油壁車中同載女菱
花鑑裏並妝人皇英帝子鍾遺豔琬琰宮姬託後身誰道
獨呈芳瑞晚也勝常調壯丹春

故侯園

池館早來瓦礫存路傍看取故侯園身前便作荒涼計秪
樹芳菲不樹恩

送定師南游

營：學佛徒皆喜皆吾道憐師獨異羣儒藝知探討誦詩
三四章往：見詞藻玉璞在琢磨不難成至寶知予本好
古身服仁義老勤請送行詩安足慰枯槁別時汝頼路涼

葉凉秋早南游何當還江潭無限好

送人主邊寨

豈憚河湟遠男兒効主恩窮邊人不到孤戍自分屯馬放
胡沙暖烽傳塞日昏軍前初謁帥戎服走轅門

巨盜

嗣皇登位始凝旒巨盜尋并相印收漢室有靈誅賊冀舜
廷無患放凶兇猶復狙豈稱周公任豺虎猶寬卷伯投願斬
都衙謝天下不然何用正王猷

汝陰偶書呈二知己

汝陰窮掾計何踈四十無成坐諷書不務功名師稗補買切

闔獨將仁義守蘧廬敢同賈傳希前席況異鄒生託後車
除泥諸公時一醉等閒猶且忘歸歟

除夜

燈前清淚落衣間守歲分爲客是閒老母今春年七十壽
觴爭忍對慈顏

城南五題

郊步

野水岸邊逢草歇平林煙畔逐花行雨晴南陌塵埃死倍
覺風光奪眼明

獨游

水曲林幽獨杖藜郵筒香入亂花携輕肥不得尋春意動
要笙歌逐馬蹄

貴戚園

名園雖自屬戚家任容閒游到日斜富貴位高無暇出主
人空看折來花

朱亥墓

閭登朱亥游俠墓却望梁王歌吹臺二上墓邊芳草緑游
人心事立徘徊

玉津園

君王未到玉津游萬樹紅芳相倚愁金鎖不開春寂二落
花飛出粉墻頭

燈

杳二有時當永恨依二何處炤閒照靜臨客枕愁寒雨遠
逐魚篷耿暝煙纖影下欹還復立冷花時結不成圓銷魂
猶憶江樓夜曾對離觴賦短篇

登莒子臺

莒國丘壟在莒臺荆棘深憑高一極目懷古重傷心平楚
蒼煙暝遥峰白日沉誰論客懷抱灌木自悲吟

希言官舍種花

纔初看君栽小園已報新花着桃李感時睠物情何多發

詠長篇託興比為言桃李富華實君子盛德尤所似蒼
相倚臨芳辰輔導春功如宰揆旁有百卉爭妍舒特煩化
匠施劂剞誇紅闘紫亦可憐各事繁華一時爾繁盛寧將
此花同令人慕蔽狂不已羲和奔御催春歸秪得咄盃且
歡喜君看灼灼枝上英半雜泥塵成落蘂盛衰不獨草木
然人事悠悠盡如此

登女郎臺

臺前流水眼波明臺上閒雲鬢葉輕莫把姑蕪遠相比不
曾亾國只傾城

女郎名字本風流好與州人作勝游儻使此臺猶醜女汝
陰城裏一荒丘

友人燒笋之約未赴

久約燒林笋何時會勝園来嘗清氣味每厭俗盤飧漸痛
煙犀老方憐露錦繁如何玉川子苦惜籜龍冤

別歙熟尉李七同年

騎驢登縣門屑屑復何言留館竺乳舍屢携梅福樽凶荒
岐路梗氷雪歲時昏明日別君去依然蓬跡奔

樊博士化州監鹽

鹽醯已非職況復極南之莫識州名化徒聞水涉瀰樹驚
人面果俗駭鳥言爽去去惟強飯徵還歲可期

丙寅春雨

天地開春暉羣陰爭閉之行二月路寒威切人肌搖雨
姿凌厲淹旬下無時頑雲掃墨合直向平地垂蒸人共愁
歎萬物皆瘡痍衆木有芳華摧沮不得施青苞斂終夢同
向枝上萎民麥悲已病泥中聊參差嘉穀失播種雖晴諒
胡爲蠢彼由中氓豈惟念身飢州縣責常賦豁之誰
幸不爲盜起多應盡流離吁哉致此異其咎安所尸悒悒
窮巷士屏身伏茅茨讀書抗前古得失心頗窺天理不難
究可以人事知且欲上其說懼非已所宜有職彼尚默未
當僭汝卑勉汝無圖言出禍汝隨誰識此懷抱獨自空
（安）

嗟嘻

贈適公上人

喜得師消耗從僧問不休苦吟成白髮多病寄滄洲道氣
閒尤勝書鋒晚更遒相思二千里阻別十三秋六合勞生
耳休追萬事不雲羅荒舊隱知友落新丘想歎歐生逝應
聞李氏憂（師暴授國子博士李公深遇寔與其子之奇相好李博士去予得無悼念）尋思秖如
此必竟欲何求未即無言問方期勿藥廖終爲嵩少約築
室共夷猶（走久有嵩少之志去將有期同欲招師而偕往也）

一百五日同周越陳永錫游吉祥僧舍

痛飲方期數百杯尋芳何事又空回花愁酒困春無著却

訪野僧蕭寺來

題李士言秀才別貯帕

蘭薰麝裛輕綃帕畧許携持又索還題破白雲深有意要傳消息到巫山

南陌

南陌一雨後東風三月天殘花亂芳艸輕絮散春煙景色真愁絶歡悰重弃捐悵〻有餘恨醽醁詎能蠲

雨中牡丹

萬金期勝賞三月破穠芳妬忌巫娥雨摧殘洛苑香怨啼甄后玉寒出貴妃湯掩歛無聊極誰來替斷腸

思邊

去年何時君別妾南園緑草飛蝴蝶今歲何時妾憶君西山白雲暗秦雲玉關此去三千里欲寄音書那可聞

聞報自崖徙雷成一章

從來崖貶斷還期聞徙孽雷衆共疑却訝有虞刑政錯四凶何事不量移

秋浦會遇并序

大中祥符五年為海陵郡司理叅軍居職以不能俯仰自全不幸為姦人所伺誣搆以事因被罪南謫為池州叅軍貶斥中且聞所天之艱朝

廷以罪犯不許奔哀窮寃悲苦生人所　寄一室於浮屠宮闔户日：外絶還往留歲餘遇赦聽以所鬱聞將示之宥俱待命者有前泗州録事參軍清河張木亦受譴來是州前赦一月至與之居泊比接既相弔語且悲且歡張君簡篤有文信義人也自是游處以日兩盡歎慰若忘窮否之爲爾予自至以艱憂中目不能視文字矧爲聲偶之辭乎逮此竊厥事聊用拾之爲長詩一千二百言匪以言詩也攄憤悒之辭也池州古秋浦地命爲秋浦會遇詩云

鼤：幽遐地栖：會遇人窮愁艱理勝羈旅易情親豈意當漂謫茲諧卜並隣温：窺表粹晏：奉嬉嚬直道談端闢横流語下堙綺文何斐曇瑰行亦璘玢敦分初投漆交言乍飲醇操心忠義合開口肺肝陳共眛隨時理俱成迷患因禍來非造次語及自酸辛衆奮漂山舌孤麋坐獄身誕誣惟腷臆鍛煉止逡巡因任棺桐躍宛寧斗劍伸君牽一作懲成狠翟張君之寃由翟淳者深鍛鍊其獄而成之我患搆奸秦秦應者本以嶺南小吏承攝州縣久而得真命官年七十餘通判是州爲人狡多刻多疑納郤細之諧以予嘗輟慢之會守郤者疾病諸從事皆他適得久專郤事遂與其下搆予之禍巧縱鉅刀筆幽爭詷鬼神精誠懷皎日悲憤貫高旻素誓端清檢期無取玷淪斬芻嘗鼓篋

卧藁先書紳側璧疑曾辨鈞金法所循得情奚示喜伏念
不忘旬粗評去聲三章直何辭一馬貧決曹誠自任今之司理叅軍
蓋古之決曹也司舉仰誰論錄事叅軍唐亦號司舉從事膺破藏姦柱綱埋剪
暴輪存心固慨慕有位敢希遵驥騄程初發虹蜺氣未振
沮磨圭失色萋菲錦爭新肯或奇虛刃翻成害寔賓木招
孤秀伐珠掇闇投嗔跖蹻同非聖敦犨衆忌洵棘心終妬
蕙蓬首不差螓冶媚皆貍貉跳梁並狡毚不無嫌虎據的
是惡鷹瞵合力邪攻正連謀僞訾真蠅聲移栝楬渠列切蟻
漏墊嶙峋抵玉為凡礫摧松作獘柛椎埋眢直墮排陷堵
潛填卑濕終投誼愁憂遂放均籲辜賒蓋幙照覆隔蟾踆

流落窮山崦夷猶積水痕望家惟霣泣向國秪低顰艱毒
天崩杞譴中聞朝邑府君凶訃邅危歲在辰以丙辰正月至貶所庭闈偏屺岵
伯仲邈瓛璡媿未鴟夷死慙如渾敦囂睢盱搖尾獸宛轉
曝腮鱗　嘆棲遲郡尤居寂寞濱土風傳細碎心事遭凶
屯　郭周　援人煙簇野津賈檣通勁越商颿扶泛切吹舩進徹
甌閩溪婦收菰米村娃貨竹薪迴頭波渺〻動　石磷〻
再見來巢乙玄鳥也頻聞入市寅虎每入搏居人去滿林垂嘯
狖當面走驚麕水寺傳將久沙禽　欲馴無心從碌〻任
志守諄〻早作慵洮盥宵眠　嘆呻杌床閒筆格牕牖亂
書筠舊葛那支暑貧　續晨未嘗游井閈況復出城闉

悒〻危腸潰昏〻病目瞤梅蒸衣醭黦瘴觸面黧皴未免
雞猜鶴徒希鵲庇鶉素鵞求庾悅碧鸛事韋詵詎識開三
雅奚論指一囷歡無官局事病免府趨塵避路深藏拙忘
機獨任純鳶輕飢鸑鷟奴誚瘦麒麟瑕謫連城寶驚疑焰
席珍泥蟠蚖肆苦塗曳蝘嘲頻机弛千鈞絭剛摧百鍊鑌
愠憂宜悄〻讒吠更狺〻漸豆多聞耳全膠欲語唇已甘
鐘律啞難鬭金雷震近歎非辜者還稱被譴臻堪持言自
觧辜以命相詢頓覺窮通外殊驚得喪泯豈煩懷魯汶并
說忘岐豳茲共追隨日時逢景物春雜花明浦嶼細草染
郊畛繡羽來穿柳妝鬟去採蘋畫船江汎〻銅鼓野蘼〻

荷芰卷生渚蕪菁秀出壢叢暄茶正發秧暖稻初勻遠
尋芳徑閒留坐翠瀕小蠻聊倒榼獨繭暫垂緡煙杪聞啼
魄沙堧遇祭獱道宮披古碣僧閣凭雕楯滯迹慙魚鳥梁蕭
方等云吾嘗夢為魚因化為鳥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繇吾不及魚鳥遠矣歸懷謝
茗蓴後魏王肅事南朝好茗東又飲蓴羹及北還又好羊酪或問茗何如酪曰酪與為奴爾誰憐秦
逐客自恥晉縲臣學憶居州里文曾力組紃曹倉祛秕稗
任苑薙荊榛壯節輕宗慤奇才轢卞彬賦毫摛藻繪詩墨
洒玭琳始角詞場勝爭馳義轂轔戰瘤知景陷盟手敢他
捘勇候邀圭爵功期取鼎茵鄉書先鶚禰省薦半龍荀藝
竊登廷試名叨擢帝宸闕嚴　紫貝陛峻拜蒼銀變化初

飛壁埏和却在鈞三年紆選調一命就陶甄冗驟司囹圄
卑纔服瑛珉上寮非遂覇同列異超珣介立傍無援陰排
密有夤隄防雖少戇墈坷亦多迍繳已能傷雁罘仍未放
麟踰年留異域肆會奉嚴禋仰問蒼〻理難窮蕩〻仁良
圖君未騁薄命我方湮蓬藋何當迓蘭荃自可紉肴蔬調
旨膳舂稅給租緡寄傲丘名麥遺榮野號莘退藏師李謐
貴顯讓顏竣躡跡三高士追狂六逸民耕皐營酒秫樵谷
訪琴楠畚土封花撥誅茅出果榛前音臻此音詵園中持銚鍤林
下設罝罠至理鵬齊鷃浮生菌等椿未甘捐糞土所幸曳
絲綸南面同堯禹巖廊即甫申固應容一叟鼓腹得還淳

河南集卷二

文

答喬適書

月日河南穆脩白秀才足下近辱書并示文十篇終始讀之其命意甚高自及淮西來嘗見人言足下少年樂古文固耳聞而心存之但未敢輒輕信人說今遂果知足下能然蓋古道息絕不行於時已久今世士子習尚淺近非章句聲偶之辭不置耳目浮軌濫轍相跡而奔靡有異塗焉其間獨敢以古文語者則與語怪者同也衆又排詬之罪毀之不目以為迂則指以為惑謂之背時遠名濶於富貴

先進則莫有譽之者同儕則莫有附之者其人苟無自知之明守之以不固持之以不堅則莫不懼而疑悔而思忽焉且復去此而即彼矣噫仁義中正之士豈獨多出於古而鮮出於今哉亦由時風衆勢驅遷溺染之使不得從乎道也觀足下十篇之文則信有志於古矣其書之問則曰將學於今則慮成淺陋將學於古則懼不取名於世學宜何旨引韓先生師說之說以求解惑為請足下當少秀之年懷進取之機又學古於仁義不勝之時與之者寡非之者衆不得無惑於中焉是以枉書見問某不才而棄於時者也何足為人質其是非可否徒以退拙無所用心因得從事於不急之學知舊者不譏其愚且戇或謂之為好古焉故足下以是厚相期待者蓋感其聲而求其類乎可不少復其意耶試為足下言之夫學乎古者所以為道學乎今者所以為名道者仁義之謂也名者爵祿之謂也然則行道者所以為名守名者無以為乎道何者行夫道者雖固有窮達云耳然而達於上也則為賢公卿窮於下也則為令君子其在上則禮成乎君而治加乎人其在下則順悅乎親而動脩乎身窮也達也皆本乎善稱焉守夫名者亦固有窮達云耳而皆反於是也達於上也何賢公卿乎窮于下也何令君子乎其在上則無所成乎君而加乎

人其在下則無所悅乎親而脩乎身窮也達也皆離于善
稱焉故曰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無以兼乎道有其
道而無其名則窮不失為君子有其名而無其道則達不
失為小人與其為名達之小人孰若為道窮之君子矧窮
達又各繫其時遇豈古之道有負于人耶足下有志乎道
而未忘乎名樂聞於古而喜求於今二者之心苟交存而
無擇將懼純明之性寖微浮躁之氣驟勝矣足下心明乎
仁義又學識其歸向在固守而勿離堅持而弗奪力行而
勿止則必立乎名之大者矣學之正僞有分則文之指用
自得何惑焉不宣某白

上大名陳觀察書

觀察閣下脩嘗病近世以來文武異道將相異材為樊於
時久矣古之所謂　文武之道蓋一道也但治亂之用殊
所謂將相之材皆通材也由出處之寄異未有不達權謀
而名能相國者未有不明學術而名能將兵者則古之取
將相也率由文武之道一焉近世則不然謂儒為文謂卒
為武苟登之為相矣則不復寄以軍武之任而曰此文人
也不足語以武苟校之為將矣則不求以儒術之學而曰
此武夫也不當責以文時既擇將相之具不同人遂目文
武之術為異時之所以不得其人；之所以不盡其用其

樊皆出於此予脩嘗願識如古之賢傑之人文究經綸武
洞權變弛張諸物理動靜應機會陽開陰合與鬼神造化
爭其功用無所施而不得者如此之人逢其時運其才出
入乎文武將相地使剛麤匹夫號名主將者觀之聞之色
死氣喪俛首聽命知將帥之道不在於彼而在吾儒也豈
不偉哉求之當今他未獲覩唯服閣下之才德風畧於斯
有年矣伏唯閣下名極而望峻識淵而量閎視冑甲之第
於當年若掇遺物之易蹈霄漢之衢於平昔如馳坦塗之
速周歷清美深集禁密言蔚典冊筆動雲雨當斯之時天
下之人共言閣下之文章真辭臣矣一旦奉明詔去內庭
統將符分廉問奠枕攸倚來藩北門命下之晨威聲四出
當斯之時天下之人又言閣下之氣畧真帥矣天下之所
以稱之如彼者何如此者何非私言也抑以閣下之才全
能鉅無施不稱文德武備靡不在躬也附衆却敵靡不如
意也以是而天下言之爾然則雖古之賢傑復生諒何以
加此修可不鬱風馳想氣激神竦求一識大賢君子之風
采忽不自知其貧且賤羸糧躡屩來及魏都亦既至止復
傍徨躊躇不敢徑進則訪謀於諸府僚從事或有言曰公
性嚴急難犯也或曰公性深沉不測也始聞之甚懼且疑
徐念之則悟以解曰彼言公嚴急難犯者其非也公方負

天下文武之望以賓接士大夫為切務顧宥肆嚴急難犯之性損其容納度量乎斯不然矣彼曰深沉不測者宜有之凡大賢君子動作施為皆不使人覩其涯畔今公柄國重任厥河朔上流禮接邊鄰鎮靜方域非深沉不測其何以制遠御衆乎苟行事深淺動為人料其孰曰大賢君子乎其深沉也則宜矣既以是辭之因從而語曰夫深沉不測則臨事好思臨事好思則心存默識今公誠如是則賢不肖進於前必有所取舍矣宜乎小人萌進見萬一之望焉敢用致書數百言於左右以爲請見之禮俯伏榮戟之下以俟進退之命閣下賜與之見則敢進見寔旅人寒士之幸也不賜與之見孰敢求之見蓋羇薄之命不獲遇於大賢君子之知矣窮達進退庶卜是日敢不惟所命之伏惟少賜憐察幸甚脩恐懼再拜

上潁州劉侍郎書

月日某謹齋戒擇日裁書百拜有聞於畜學侍郎閣下某竊惟哀矜惻隱君子之常心困迫飢寒小人之切患儻以小人困迫之患仰叩君子哀矜之心苟君子不聞則已其或聞之則必動於心大則必見於色當為咨嗟慘怛憫而矜之雖未知必假之大恩與否其無拒絕弗顧之理明矣某是以不敢疑懼期得憩于府庭之下庶窮悴之迹少或

布聞於左右如獲黥犯尊威之罪而難用默已自已者其勢與誠危且窘也某死罪死罪某以大中祥符初竊進士第鮮褐爲秦州司理參軍時年齒且少壯心氣銳寔不能與俗相俯仰謀爲自全之道辛以是累一旦挂於刑章毀官喪禄斥爲敗具於今十年初爲池州參軍日屬所天奄歿朝廷以始得罪譴不許奔憂時國子博士辛公（辛公即公之外舅也）方爲是郡哀其艱禍窮慼特以事聞果允朝旨聽其北還因獲生見老母稚弟於京師不然非辛公之力將以悲憂死諸江外常念辛公之賜厚矣某家園素來貧虛歸不足以給養其生奉老母既茫然無依因即栖於京師亦無他圖以其都會之地平生游舊或時得逢悲其窮者輒有分濟至將丐四方大抵取塗似便以故久寓京師用不能出家雖寄託京城身常奔走道路老幼十口食於一身遑遑終歲且不能周其饘粥今春國家恩詔特下失職尤累之人許以自新由是某竊有禄食之望半年住京延伺一命雖室有十錢之物亦盡爲薪米屋直之費無何二月之詔裁寢某嘗與一二人同詣宰相披告其下五人獨得從自新之典惟某六人復寘散地但某受是命抑不敢不知幸爲文學掾古之美名汝陰郡今之善地守茲郡者復朝之重賢得古善地而事重賢信爲幸矣然事有便於名而

不便於寢安於公而不安於私者雖聖人將不能以居焉某昨自趨府之後退伏逆旅舍中所相親者唯形與影每念年高之親旁無兼侍計日所食殆絕而莫續念之至此則不覺心目俱斷涕霑於襟將為之柰何因自謂曰憂思無益也今為孤親之計莫如直以誠言於旌旆之下使重賢君子察而知之然後乞告歸養以慰倚門悽:之望將無不可者故官無職事所守俸不救於口腹顙土昔未嘗游足無可及之門是乃真羣中之長物爾久留此將不難死於窮餓一身窮餓而死可也如老母何如幼稚何是以不得不以誠而自陳所為以小人困迫之患扣君子哀矜之心識者必不謂之逆理而動惟寬明仁惻矜而察之優而容之不加大罪則生死幸甚情志殞迫辭無緣飾干冒尊聽憂灼失措某頓首

上監判郎中書 邢

月日具官某謹拜手書於監判郎中執事某為兒童歲多依外門祖氏家由是得服執事之名久矣逮十歲許從先君官南北則不常其居年已長即入舉子場干時求進為人事羈束皇:汲:至於今不獲拜盛德於左右往年見與吾言及其僚友家子弟敦偉可罷異者獨曰邢君久遠

職位不同吾輩幸記之今誠驗其語汝外王父可謂知人吾爲太學生時亦嘗辱邢君游他日汝見之必修子姪禮小子奉是言不敢遺忘於時某方再舉於有司雖一名似失所望其後選授泰州司理叅軍區區曹掾未終秩而釁禍繼作所天奄喪艱苦無訴去冬適自南歸一家貧寄京師薪米不給老幼數口嗸嗸待哺相視未定旋奔走於外以謀其食越春涉夏無時少息所以未遑進見於執事者蓋此也近日思京城都會之地苟無俸入儲蓄之備未易久居方謀今秋將家還汶上鄉里葺先人故田以養老母之膳因自爲息身之計既如此即望執事之門愈將無及矣重念先人忝執事疇昔之舊不能當此時一請見門下是自取踈外於長者而不行先君往歲之命也前數日竊不量度遂造於門館既獲以名通伺命遷延間蒙執事辭以他故徫徨引退愧生於顏歸自思曰執事所以拒而不見者責其進謁之晚故也執事其寔未盡察知亦宜乎責之以晚也某又豈敢以不見望於執事雖然苟默而不以言自辯其所以進謁之晚之故則是終得罪於長者足以爲恥今盤桓忸怩數日而復進其言庶幾執事覽其言而盡賜察知或哀以故人子而命之見則復敢以見如不命以見則終不敢見惟執事亮之不宣某再拜

序

唐柳先生集後序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才始用焉勝而駏雄歌詩道未極渾備至韓柳氏起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如韓元和聖德平淮西柳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密製述如經能崒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表蔑愧讓者非先生之文則誰與予少嗜觀二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見於世出人間者殘落纔百餘篇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字失句獨於集家為甚志欲補其正而傳之多從好事訪善本前後累數十得所長輒加注竄遇行四方遠道或他書不暇持獨齎韓以自隨幸會人所寶有就假取正凡用力於斯已踰二紀外文始幾定而惟柳之道疑其未克光明於時何故伏真文而不大耀也求索之莫獲則既已矣於懷不圖晚節遂見其書聯寫八九大編夔州前序其首以卷別者凡四十有五真配韓之鉅文與書字甚樸不類今蹟蓋往昔之藏書也從考覽之或卒卷莫迎其誤脫有一二廢字由其陳故廩滅讀無甚害更資研證就真耳因按其舊録為別本與隴西李之才參讀累月詳而後止嗚呼天厚予者多矣始而饜我以韓既而飫我以柳謂天不吾厚豈不誣也哉世之學者

如不志於古則已苟志於古則求踐立言之域舍二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

送李秀才歸泉南序

景德四年與泉州進士李君相識於京師游處且久於時予與李君俱少年有壯心操紙筆入都省應主司之試躍躍有矜負之色窺科級攷仕進自期待者甚銳明年春不幸則皆無成以罷後月餘遂各去京師而歸其居地既遠且絶不相聞知如是別者十一年始復會於京師得一舉酒而相歡對一語及往舊事怳爲不啻如夢面老而心衰則相與皆然也予中間雖僅成一名今又失其祿食子則與舉於進士場中嗟乎予與子嚮之志願百莫從其一二而意能度十已亡其六七信乎人物於天地間甚易老且死耳別十一年而一相聚顧昨日之少壯忽已凋耗今聚未久而復別：聚苟又如是知他日之相視復不如今晨之視昔時也必矣今子別我而歸我眷：不能已者其以故人也其俱不得志也其相遠而難相聞也其會之或賒于前也其將爲之奈何請且序情而歌事以爲子送詩云

聞越子所家告以歸期征刑語黯將發憤氣一作意鬱以盈男兒志未就口腹常不營胡爲京城中日與窮豪爭隋河

二月路柳色傷遠行十千大梁酒金罍為君傾酒酣微悲歌衆坐皆贊驚去矣丈夫別安事兒女情

張當字叙

春秋之法書字為褒有以知君子之尚其字也然則古之名與字以相配字者所以表名也清河張君名始字友直猶以其取義未定也而訪之僕辱其久游不獲讓為（一作馬）徐思之因請更字曰元膺方前字於義為洽而又正與名會且元為長善則仁義統稱士能膺之行孰大矣張君以辭學累舉進士始得明之定海尉祿雖卑才不踰（有一其字職）與其位甚尊而才甚愧者孰賢遇焉予既為述其字又以勉其行故為之叙

送魯推官赴南海序

為人之佐其難矣哉夫令而行之者其長之所專也從而輔之者其佐之所守也凡政有害於公有悖於理知而必言此已所可為爾言而必從豈已之所能哉苟上無必從之道則政有必失之患為其佐者罪先及之故曰為人之佐其難矣哉然則如何其可也曰盡其職而已矣居上者賢已當公而正之不賢已當直而輔之輔與正非已之職敷正之而不從則雖獲罪乃有之矣於其職也寔無媿為今之從事於二者莫或率是道不涉於欺則陷於隨居上

者其人果賢其政果明是宜順之於下以成其美已則曰我為人佐遂能無一言為之損益吾何以食其官即強出白黑以紛亂之此非欺而何居人上者其人果不賢其政果不明是宜直之於下以救其過已則曰我為人佐言不吾取事不吾專力與為敵徒速悔戾曷若附離倡和取容免責苟全吾位而去此非隨而何予謂士之居其位事其人既不可欺亦不當隨不欺不隨唯職所宜而已矣魯君以辭學中名自邑佐而游郡幕皆有所稱今將復佐於南海南海際南之鉅府也方聞其長則天子諫臣賓接僚屬當獎正與直用是知志必上行苟上下協公以從於理予見南海之政獨追於古而荒夷之民大浹其惠也

送李秀才應陳州舉序

陳許於京師猶唐之視同華實四方藩輔之府來鎮其地者常自大官出故每貢士歲進士獲送名於書者其榮與王府偕　上之四年太傅隴西公領陳之二年也隴西公之賢時莫不聞禮才接善博取而廣納不以位望驕物四方之士走陳而獻藝求顧日伏于門進士李生諷前一年嘗自蔡往以其業修請謁禮一見獲遇甚厚自是復歸探學尤至益有聞焉今茲歲會辟選舉生將韞袂其枚舉於陳同儕輩欲生留于斯者或解以它語予謂李生是舉往

得宜者三焉隴西公喜能樂善固林駿所歸地首藩輔其名躅易發而光且復聞舊貫在焉有是三者可無行乎其戒子僕其秣子駒吾將餞子以壺而送子諸塗

送呂公初序

為善汲汲於報未至則更而去之末哉學者能顯窮一致蹈道自樂而不變庶幾君子之志者耶與其達而安不若困而固之難也公初生於儒門庭聞道為名進士十五年僅然獲一第後數歲始選得州參軍日趨走塵土執下賤事充乎貌顏未嘗為可憐之意予知其道固於內外物不得間而入也不然豈免誹怨呻嘆馳躍發於中而表之也歟居職踰年以家艱去之蕪予重其別先行以告曰慎無中廢則豐報且將及豈惟寬裕於賤用哉

送崔伯盈序

士困窮而篤於學庶民困窮而篤於利學卒利亦久且博哉或泰於交或數世而弗斬為庶民日羸日陷若坳坎聚潦不注則涸故少息則怠及學之利也蓋異于是為伯盈篤于學者也學三年而若妻死身病子單母寄海上思侍以孝之道用不能往因射它州之無有者居諸橐將自潁川之伊洛走秦中都浮崖蕩

波龍藏泊過姑蘇入吳興出谷水寧省於東安少進於越
抵勾漏圖庶民之利者將行乎憲君幹于貨而落學故序
庶民之道以告焉

記

亳州魏武帝帳廟記

譙東有祠巋然宅於衍之上者粤魏武帝之祠歟嗚呼帝實此土人始以諸生去仕為吏則圖大畧雄偉不世之量屬炎運衰息皇綱紊絶海内震擾羣雄並爭帝于時得乘機會策啸吒馳驅乎其間用能建休功定中土垂光顯盛大之業於來世烏當帝之經營征伐也袁紹父子據兵河朔吳權蜀備内窺中夏帝挾持漢室抗力三方慷慨興言則失彼乞箸從容計事則走人頭顱卒滅袁而沮權備之

強者惟帝之雄使天濟其勇尚延數年之位得徐圖成敗其伐謀制勝料敵應變之下豈江吳庸蜀而足平哉至今千年下有觀其書猶震惕其人事之敢弗祗遺烈矧謀之舊邦祠堂在目像貌如生里人事之主得廟祀畏前代帝王莫不皆有祠廟秦漢以還首事之於豐沛光武之於南陽廟像鄉里事著於時者惟高祖而已赫然有豐沛南陽之迹焉咸存威德弗泯其次則謀廟也此三君者皆由微時仁恩長者為鄉里人所愛後思懷其德共自尊祀之遂傳于今不息也真宗皇帝車駕有事于亳宮之歲詔增帝故廟而新之容像載嚴有焯有耀以帝之明靈加吾宋振顯其迹德用益興矣乎乾興元年春今樞密右丞相清河公來撫於亳至之三日謁於祠下既退命左右使謂邦人曰武帝廟享于此土久矣庇於爾民厚矣水旱菑害爾民請焉疾病疫癘爾民禱焉亳之土徼帝之福不既多乎今其廟與像則詔修之顧惟殿內廡廡帷帳之蔽使埃壒及座延於冠冕為闕孰甚吾將自出私俸盡為具武帝洎文明三殿之帷帳誠無為艱如彰爾民慢帝之咎以吾臨此州不能導爾民心知所奉是亦吾過故遂使告於爾民衆聞公言慙且喜曰亳民闇鄙蔑有所知蒙帝之休罔識攸報為罪大矣今我公有言始克知過俾獲

逃罪於帝之靈際我公之恩是賜是賴敢不聞命即衆入請曰幸公皆許民營之願不煩公也公曰吾本率將自具既思同爾民於欲不可盡專吾當與爾民共其事即以俸緡合民之用命工偕作未歲而三帳成即置其廐內有帳之號非繒帛是製而成以木者圖其久也其年十一月公承詔歸機密之地公在亳不滿歲而去既去之日猶始至之辰是歲亳人飢公至闕即上言得徙淮南數州廩米來貽一本作給亳人噫公之愛人甚矣使循常有位者得聞入為天子近密委其民而去之雖草莽之不若又暇顧其飢哉公前居一州猶且勤之為州人求福於前代帝王不懈今君為朝廷一本作朝廷爲親近大臣其贊帝王治以福於天下之人肯又懈乎天聖元年二月日記

任氏家祠堂記

今上之元年尚書康懿公由參知政事出領太平郡居一年以齊國太夫人春秋益高至陳懇言求為本州以便其養詔尋從之於是復自鄆而即曹既至未期歲屬齊國艱憂公遂去位而以私館居則盡斥絕梁肉弗視惟菜茹食以終日公魁碩人也至是頓被瘠毀體軀不支家人憂其憊甚爭止之乞稍進藥茹以自持助公曰吾頃服從王事有家靡居左右承顏情至闕違今日得

紀敢尚不

粹盡子道耶皆不聽越三月竟以　不起嗚呼公其
可謂孝德有聞也矣將終顧　都官員外郎中師曰
吾年踰六十壽不為少　府位不為輕今得收其躬
以獲歿於先人　幸矣然獨所恨者不克及吾之
存畢先塋事耳吾俸賜之餘力足以舉爾其勉之唯速無
緩都官念康懿戒付刻切時雖齊國在殯求欲苫廬守禮
斯亦不得即以縗服畫而從事於外始卜其阡於曹之南
近郭未及葬也日往自視樹墓柏或數千疲心瘁躬事以
遽立既而治其第之側隅起作新堂者敞三室而闢五位
前後左右皆有宇以引掖之華以丹刻之餘六年春某東
行見同年都官兄於曹一日目是宇而言顧我無以致孝
愛於先親先兄將以是升畫像而薦歲時焉苟無述也其
何以貽厥聞請以事屬諸子某辱兄之命不敢讓乃言曰
茲宇之設其近於家廟者耶惟家廟事自唐人脩尚舊禮
粗復其製時衣冠室襲行之始著唐德而既往旋又廢於
五代之兵興自是以來將相文武之家無復知言此者增
築第產之盛則知患其不崇且廣終莫患其先廟之闕而
不立古君子不敢以私褻交於神明故制罷服立宗廟以
祀其先示誠潔也今人既用常所罷服而又祭之於寢蓋
亦不知事神之道使士君子之祭疑於匹庶人之祭久矣

儻非世蹈名矩率禮敦教教一作孝之族其孰克思之其族維何其在康懿公之門乎康懿公姓任氏其門自唐復五代晉漢周傳官不息以入國朝是興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諱載儀同高才偉識籍問鑑世德豐以約委羙厥後實有賢子五人皆齊國太夫人白氏之出兵部尚書贈左僕射謚康懿諱中正其長子次中孚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次中行尚書兵部員外郎次今都官郎中也最季中立左侍禁閤門祗候供奉逮兵部皆先康懿並終今從享於儀同齊國左右儀同特立於中室以東室為齊國之坐康懿位西室而清河郡夫人張氏倍焉兵部供奉各處二側位其嚴慈之尊長幼之序煌：儀像堂：如生宗屬以之視瞻精爽以之憑附烝祠有所不潰其虔斯肅其神斯饗孝之至也禮稱有其財有其禮無其時君子不為也廟祀之事不作已久求矯行之必取世議時所牽制禮不獨伸則家廟之名既罔得而有其昭穆之位固無因而列是以顯考主父神次不敢盡陟而時享合叙抑有常焉矧按前代私廟並置京師今本不從廟稱而復設於居里敢請號曰家祠堂者信適事中而允時義矣噫家廟者豈不可復矣乎苟復之則已如未之復則斯堂也於奉先之道得一時之禮矣

蔡州開元寺佛塔記

西佛氏法唱中夏為祀千中夏先王之遺民樂聞其法尊雄一旦從而和　齐世守常義弗顧而為其徒者靡然傾天下四人　業胡其盛之如是耶豈佛氏之法為能本生民甚惡欲之情而導之耶不然何以能鼓動羣俗之心唯趨號令之齊一也夫生民之情大矣聖人知其不可充也為之著禮明義以節養之使不流不窮安其分盡其常以生死焉而不及也道者三代之民也今佛氏之法後三代而作極其說於聖人之外因民所欲惡而諭以死生禍福之事謂人享有於其身者皆由死生往復而取之方於植物者根夫善：以之而生於今種夫惡：以之出於後其為貴為富為壽為康寧皆根夫善者也而統謂之福為賤為貧為疾為惡夭皆種夫惡者也而統謂之禍福禍之報不移也世聞其說甚懼謂死且復生則孰不欲其貴富康壽而惡其賤貧疾夭雖君子小人一其情也然何如即可以違所惡而獲所欲曰非去而為佛之徒讀佛之書則不可人所以悅其法而歸其門者為能得已惡欲之心乎佛亦安能彊使人附之哉如死生禍福之說使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亦嘗言之則人亦必從此六聖人而求之如其聖人所不及唯佛氏明言之則人焉得不從佛氏而求之也

予謂世有佛氏以來人不待禮義而然後入於善者亦多矣佛氏其亦善導於人者矣嗚呼禮義則不競宜吾民之皆奉於佛也宜其佛之獨盛于時也佛日益盛徒日益繁則當有異行之士奮臂而出力樹塔廟以廣弼其法之興就其實而言之則隆塔廟誠事佛之末苟以時觀之能恢赫顯灼使人見（一本作目）之起恭生信則無如塔廟助佛之大故雖窮遠僻阻川塗所出必有佛之塔廟以瞻嚮於俗也矧中州近壤之衝會乎然而佛塔與廟抑有其說中藏像事而旁棲徒衆者實為廟唯佛塔之說當必得親佛所遺爪髮齒骨一種或積精力所成如珠璣類者釋氏皆所謂舍利者也然後函以金石窀（音毛穿也）地而藏焉因起浮屠於上以表識之是曰佛塔耳諸所立者靡不然而蔡州開元佛寺其踊甓成七級浮屠者是謂葬佛頂骨舍利焉其始自雍熙四年故相太子太師呂公為郡日其佛骨自京師降呂公尋之去郡以屬僧志者俾後興塔於寺以葬奉之後志方肇心會卒曰僧榮者復上承之自是迄大中祥符初榮始再議所舉得喬張二豪吏歸入資用僅獲就事於時浮屠纔基一級而已榮終度力難以竟即又罷去於是州耆釋叟衆惜其迹已植而止相與謀其可以終事於塔者復得寺僧海微而察之微（一本無而請之微四字）起應請實堪其

任今塔之所以獲立自海微力塔既立未致備飾而微歿時天禧二年也付其事於門人永昌纂之永昌紹成師志罔有暫懈悉心募力未幾而闕飾云具其範鐵塗銀顏然而擢立其端者是曰相輪其棟石甍瓦翼然而周蔽其址者是曰散水計二事役費于浮屠者亦三之一也皆永之為也永其可謂善繼師之勤矣較三四釋之功是則肇於志而基於榮克成於微而大備于永雖經始營為殊先後鉅細其因作之蹟則皆有力於塔者其所謂異行之士歟塔始于大中祥符初訖于天聖之六年出入二十年之際厥有成績其糜用財力積劇亦至矣永師列其本末來請得以著成於記

養正堂記

韓君堯言登進士第九年始再任為泗州録事參軍到官之五月以廨舍蹙狹由視事廳一本有則字達乎寢他無宴休之地俯廳西北隅先有屋數楹已故敗就摧因令堂而新之以備其所為宴休者於時河南穆脩訪君淮上目其始立君曰為我命以名而記之即從而言曰堯言少年以文辭上第其視富貴為朝夕事今十年間乃猶盤回効州縣職屑：以斗石祿為急著公衫把手板旅進退郡庭下瞻望上官顏色非為計之得矣不獨如是復為謏狡小輩支

謗議其間諠譊不已所以古人憤悒脫冠委印綬不顧而去蓋此也堯言曾不以是動其心汨汨波隨上下無所可否獨何數將有其說人抱畜才識凡得以施用者不有高位當遇知已去是則才之與識或不可使以外發輒受攻于物知乎此者近易之蒙以養正之謂爲非變通之才孰取之今堯言居是職其有以幾乎予與堯言交舊而復同年登科不謂不知其平昔　逸豪偉真無顧避座有論說不輕以氣語低人至是乃能刓鋒稜藏戢崖岸約束若纖謹男子爲者終日挈挈守其曹事不少爲倪眉動容起倦怠意真可尚也堯言既爲斯堂將施名而屬予悅堯言所守從而得堂之名即命其堂曰養正既命之沿其名以爲記

亳州法相禪院鐘記

古之爲鐘其用大矣樂記稱黃鐘大呂又春秋傳稱師有鐘鼓曰伐則是鐘爲禮樂之備又爲征伐之具其用之大樂可以調陰陽感人神導天地之和用之軍旅可以警不軌懼不庭振邦國之威考是二者則鐘爲禮樂征伐之器久矣三代之際以及秦漢皆不變其用今是鐘也專爲釋氏之器亦從可知也東漢之運將季西域之法聿來流晉宋而益崇涉齊梁而太盛率天下而從其教擬王者而闢

其居無公王無士民無高卑貴賤豈不從而信奉之不從而依歸之以求其福報乎如是則盛矣大矣佛之為法也既與中國聖人之道並行于時則所謂禮樂征伐之器者安得不入於佛之宮哉佛之宮其徒羣棲而旅集多者數百人而居之其朋既繁不常厥處將齊彼衆非言得通則必聲物以齊之求物聲宏達而及遠者莫踰於鐘是言鐘為佛宮之用其在茲乎亳州法相禪院有主院僧海宣者謹行之僧能勤以募衆崇揭土木門堂殿廡揔百餘間多宣師所葺也聚徒侁〻資膳悉備警旦暮者其闕惟鐘州人時氏豊財好佛之士也一日詣宣而謀曰一鐘之費其用幾何願輸其資獨營斯善師即計其用度告之遂以錢若干畀師復謂曰鐘之成也匪高弗居則并請為居鐘之樓以此土不産美材因命僧海真南抵于舒鞭其材木匠為成器而離之自舒及譙使以舟力雖皆出時氏然能減費便事者蓋二師心計運度之謀也天聖元年春始召鐘人興其鼓鑄液彼金錫一冶而成鐘事既立樓材亦至建於殿南東偏居鐘于上層甍翬飛雙欒鯨震嶷〻崇構上凌烟空琅〻洪音遠落霄外於以壯觀精宇於以號令羣緇且叩焉使思其所以息晦明風雨不迷厥時據釋氏言鐘之聲扣之可以上極天界下洞幽泉導死者冥昧之魂出

地獄沉淪之苦故死者之家嘗賂金帛衣服求擊其鐸若如其說則非獨用之節昏曉戒食寢而已又復能售極苦之資助釋氏之費焉鐘不可闕于佛宮（一本有亦字）明矣

靜勝亭記

州郡有兵馬監押職設今代專督州中姦爭火盜洎軍籍獄訟之煩則一不（一本有闕字）及其職位優其務守簡蓋士之階武而升者非歷勞久十餘年不被茲命凡尸之者能持謹常不失局事鉅細不閡筆可否歸之州足為稱任雖材且無所施顧或奸用自擾以招權樹威而病其職者多矣賴川陳君永錫始以公庑裔縻迹落武一再遷為右侍禁蓋漢之郎也來監蔡之郡戎為人力文服古而雅任閎達樂所守無事唯比旦一過廳還則擁書自娛常言吾職甚逸吾性加疎思得灑然空曠一宇為寄適之地盡糞除耳目俗諱而休吾心焉辟中舊有亭其制卑而久為之易去故材俾豐宏之前數十步間夾樹畹蔬畛果：外先峙射堋：豈清趣中宜有哉然于亭遠甚不大與亭害故亦不廢姑存之亭成陳君謀予以名予請以靜勝命亭陳君之飾是亭豈志于靜者邪夫靜之閫仁人之所以居心焉在心而靜則可以勝視聽思慮之邪：斯勝心乃

誠心誠性明而君子之道畢矣否是無寔而守空器也不
與夫盜名而居者比歟後之縻斯職據斯亭者亦復能悅
靜而思勝乎苟能善矣無為自擾而病其職以守亭之名
為亭之媿也

明因院羅漢像新殿記

距常熟縣治之東南越三十里有浮屠居曰明因本淳化
中之錫名也浮屠師業者紹居之能勤飭其軀靡憚以哀
力于民之里召塑工為五百像釋謂之羅漢者加新其殿
而納之辛亥歲夏五月告畢工師求記之以文予儒者
稱浮屠之法懼非所能請以目所常覩浮屠者並緣土木
佛事終依之為姦以幸其身而敗汚其類者言之亦足以
昭師之善矣予行天下往見山墟林野間有級塼以為佛
塔者其址之豐若將為百尋之高或不數尋而罷有植木
以為佛廟者其基之博若將為百楹之廣或不數楹而上
其委劘餘材猶棄積於下訪之其側則曰始佛之徒也將
欲有為於是張其勢甚盛苦其行甚篤至能黜衣退食盡
用於佛初人大為傾信而悅助之貨斯萃欲斯至自是每
十其獲不一入於佛常私其九以自取人復覺之信遂以
衰以故卒無有立而亡去之予謂此無他也由始信而終
欺也宜其無成効焉凡倡之道已必先信猶懼人之莫應

矧已為不信而欲人之應世未之聞又獨釋氏哉今師嘗是像作是殿必有得於信之術矣不然何能遽有就之如是也嘗聞東南人尤嗜于佛至有傾資舉産以為奉而無愛者師而後能益謹其術而待之庸知里人之有力焉不盡為師之奉也

墓誌

東海徐君墓誌銘

進士徐孝山喪其父執喪之三日得友張生道卿所録父事拜且泣復授之張生并繼以語俾來請曰孝山未即殞生尚惟喪事不可緩將卜葬以某日期日且迫敢迹其實

託銘于先生用刻而納之以光永幽穸予既受而閱其始卒乃謂曰是葬也蓋得其禮矣比今貴家富族將葬其先必惑葬師說拘以歲月畏忌大至違禮過時久而不克葬者多矣生能葬以其道正合士禮逾月之制此獨可尚又安得拒請而勿銘也按君諱文質字處中其先祖父嘗寓籍并土之文水逮君之考猶為晉人考生未齠而孤見教育於季父氏既而復會朝廷以兵取太原既平大徙并民入處之京輔考于時與其族來京師遂家焉自是得游太學為生徒治春秋經傳前後四舉有司竟不及禄而終考始娶頼川陳氏女亡再娶清河張氏生男子二人女子二

人次子曰文蔚少卒獨君為前室陳氏所生二女子今皆
適京師良族由君而下始為京師里人凡并人其俗剛厚
而勤嗇能自節損以立衣食諸來從之户初雖貧劇者居
久而皆為富室矧其宿有齎者蓋可知故考亦用是而殖
其家考之歿貽其規法于君：於此蓋為之善守者也君
常念陳氏早世又傷父之不逮故事後親彌盡其力無何
數年張氏又終初君亦嘗授經于儒官馬龜符有慕仕進
心至悼親之繼喪顧門中時無強子弟可任懼覆先人遺
業則為不肖子因刻力事生於家非時節慶弔大事不出
門如此者蓋有年天聖八年適五十忽得疾醫累月弗愈
以是年七月十七日卒於居君凡四娶室輒先喪有四男
五女初室李氏無子長子孝山出次室李氏景山德山皆
未及娶五女子亦幼在室孝山有諸弟妹合族謀葬得其
年八月二十一日藏君于東京之祥符縣開封鄉西韓村
先墓之次以次室李氏為合初李氏次苗氏李氏三室皆
同穴而異棺斯實禮也銘曰

祭文

惟古之葬等秩異宜日月有數無越厥期末代不然惑于
葬師陰陽拘忌率常過時其孰警此伊徐氏子以時而葬
順理之軌既合既祔有銘有紀如君之藏民亦鮮矣

祭第二子文

月日阿爹以果子飲食弄具祭於第二男道子之靈嗚呼
汝生而慧凝體質粹奇擧家愛憐保養甚厚始三歲則徵
有知見詩書能擧能視吾與汝母其喜可勝謂汝他日必
大吾門如何不永四歲而夭嗚呼哀哉汝歿之辰我客京
師家避吾驚不以時告我之既還聞于中塗延道哀號知
無及矣但與家族相持殞絶嗚呼生人之理有幸不幸惟
彼頑塞輒踐遐年念汝豐完反成殤子嗟乎天道既使之
育又則不長孰如弗生免此大痛嗚呼汝舍我去無期復
還我思汝悲何時而已汝王父王妣旅櫬未葬俟畢先壠
以歸汝骨草塋郊次祖母俯近此魂有依無至驚佈父臨
祭汝：其享之號訣終天相期泉壤尚饗

穆參軍遺事

穆脩字伯長汶陽人後居蔡州師事陳圖南而傳其學脩少豪放性偏少合多游京洛間人嘗書其詩句於禁中壁間真廟見之深加歎賞問侍臣曰此為誰詩或以穆脩對上曰有文如是公卿何以不薦丁晉公在側曰此人行不逮文由是上下不復問蓋伯長與晉公有布衣舊晉公頃赴夔漕伯長猶未仕相遇漢上晉公意欲伯長先致禮伯長竟不一揖而去晉公啣之由是短於上前後晉公貶朱崖徙道州伯長詩云却訝有虞刑政失四凶何事不量移可見其不相善也伯長祥符二年梁固

膀登進士第調海州理掾以忤通判遂為捃拾由是削
籍隸池州其集中有秋浦會遇詩自叙甚詳後遇赦叙
潁州文學黎軍故當時呼之曰穆黎軍老益貧家有唐
本韓柳集乃丐於所親厚者得金募工鏤板印數百集
攜入京師相國寺設肆鬻之伯長坐其旁有儒生數輩
至其肆輒取閱伯長奪取怒視謂曰先輩能讀一篇不
失一句當以一部為贈自是經年不售時學者方從事
聲律未知為古文伯長首為之唱其後尹源子漸洙師
魯兄弟始從之學古文又傳其春秋學云 辨惑

陳摶好讀易以數學授穆修伯長修授李之才挺之：才

授康節先生邵雍堯夫 同上

李之才字挺之青州人倜儻不事師事伯長伯長性嚴急
稍不如意或至呵叱挺之左右承順如事父兄畧無倦
意 同上

富韓公初游場屋穆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
才當以大科名也公果禮部試下繼以賢良方正登第
聞見録

本朝古文柳開仲塗穆修伯長首為之唱尹洙師魯兄弟
繼其後歐陽文忠公早工偶儷之文故試于國學南省
皆為天下第一既擢甲科官河南始得師魯乃出韓退

之文學之公之自叙云爾 同上

祖無擇字擇之蔡州人少從穆伯長為古文後登甲科 同上

歐陽文忠公作藝子美文集序云天聖間予舉進士於有

司見時學者務為言語聲偶摘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

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為古詩詩雜

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

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于

古焉

漢上朱震子發言陳摶以太極圖傳种放：傳穆脩：傳

周茂叔 朱晦菴記太極

河南先生師魯古文學於穆伯長伯長有文十餘篇行于

世韓柳之文因伯長而後行國初知者有柳開 言行録

尹師魯傳文章自唐末歷五代氣格卑弱至本朝柳開始

為古學天聖初洙與穆修修大振起之

文章自唐衰歷五代日淪淺俗寖以大敝本朝柳公仲塗

始以古道發明之後卒不能振天聖初公獨與穆參軍

伯長矯時所尚力以古文為主次得歐陽永叔以雄詞

鼓動之於是後學大悟文風一變使我宋之文章踰漢

唐而躡三代云

唐正元：和間韓退之主盟于文而風雅最盛寖及五代

其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揮之髦俊率從焉仲塗門人能師經探道有文於天下者多矣洎楊大年以應用之才獨步當世學者刻詞鏤意以希髣髴未暇及古也其甚者專事藻飾破碎大雅反謂古道不適于用廢而弗學者久之洛陽尹師魯少有高識不逐時輩與穆伯長游力為古文士林始聳慕焉復得歐陽永叔從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古是大有功於道也 范仲淹撰尹師魯文集序

予識浮屠秘演二十年初見時多與穆伯長游伯長剛峻人罕能與之合獨喜演：善詩復辯博好論天下事自

謂浮圖其學而儒其心若當世有勢力者冠衣而振起之必犖：取奇節今老且窮其為佛縛詎得已耶伯長小州參軍已死演老浮圖固其分也 師魯文

歐陽文忠公論尹師魯墓誌云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修柳開輩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明道先生作邵康節墓誌云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其餘門人各以已之所宜者為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户則衆矣況後此千有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所從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于李挺之挺之得之

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
槩可見矣呂氏家塾
邵堯夫先生受學於李挺之挺之才李之才受學於穆修伯
長伯長受學于陳摶希夷其所傳先天之學具見于易
圖皇極經世書故程伯淳作堯夫墓誌云推其源流遠
有端緒呂氏家塾

哀穆先生文

嗚呼穆伯長以明道元年夏客死於淮西道中友人藤
叔才子美作詩悼之遣人馳弔之痛夫道不光予又次
其一二行以鑑于世為文哀之先生字伯長名修幼嗜

書不事章句必求道之本原皆記士徒無意處熟習評
論之性剛介喜於背俗不肯下與庸人小合願交者多
固拒之議事堅明上下合古皆可録然好詆卿尔言
時病謹細後生畏聞之又獨為古文其語深峭宏大蓋
為禮部格詩賦咸平中舉進士得出身調泰州司法泰
軍牧守稱其才貳郡者聞之又嘗以言忤貳郡會守病
皆貳者私黜吏使誣告先生貶具獄聚左證後召先生
使衆參考之由是貶池州中道竄詣闕下叩登聞鼓稱
冤會貳郡者死復受譴于朝後累恩得為蔡州泰軍先
生自廢来讀書益勤為文章益根柢于道然耻以文干

有位以故困甚張文節守亳之士豪者作佛廟文節
使之騎召先生作記成竟不竄士名士以白金五斤
遺之曰枉先生之文願以此為壽又使周旋者曰士所
以遺者乞載名於石圖不朽耳既而亟召士讓之投金
庭下遂促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嘗語人曰寧匿人
口為旅人終不為匿人辱吾文也天聖末丞相有欲置
為學官者恥詣謁之遂不得嘗客京師南河邨中徃
醉暮歸過地如不肖持者夜半邨人猶聞其吟誦喟嘆聲因
隙窺之則張燈危坐苦曉執卷亦出曙用是貸其資母
喪徒跣自負櫬成葬日誦孝經衰記未嘗觀佛書飯浮

屠氏也識者哀怜之或厚遺則必為盜取去不然且病
或妻子卒後得柳子厚文刻貨之售者甚少踰年積得
百緡一子輒死將還淮西道遇病氣結塞胷中不下遂
卒吁噫天之厭文久矣先生竟以黜廢窮苦終其身顧
其道宜不容於今世然由賦數騎隻常罹兵賊惡少輩
所辱困其節行至死不變有孤孺且幼遺文散墜不收
伯長之道竟已矣乎初先生死梁堅自鮮以書走上黨
遺予欲訪其文俾予集序之去年赴舉京師歷問人終
不復得一篇惟有任中正尚書家廟碑靜勝亭記徐生
墓誌蔡州塔記皆平昔所為又不足成卷今舅氏守蔡

近以書往其家且求其所著文字未至間作文哀之道
不勝于命〻不會于時吁嗟先生竟胡為

右蘓子美文

蘓才翁子美悲二子聯句 穆脩伯長 凌孟陽伯

有客自遠方來以二子說穆子疾病初家事巨細缺鄰
人苦其求 才翁 醫師久已決案盃小大空布被旁午裂
餘喘尚能鼓 子美 老憤知已結目淒望羊泓髭斷反蝟
茁憂酸繫餘生 才翁 嗥嘑留永訣語妻後日計書策未
可徹教子立世資 子美 圓曲勿自悅吾屬何流離衆人
方草竊凌子久道路 才翁 十口著羈縛恰旅重江間正
值大飢節既無裹飯交 子美 疾走繼粗糲又無執漿人
及時沃枯渴惜哉損天命 才翁 痛焉在親經帝胡生爾
身世復稱爾傑胷伏氣萬丈 子美 腸貯怨百折艱難泊
風波憔悴墮霜雪久僕勤龍鍾 才翁 弱女癡蹶躃文隨
寒餓空道與煙焰滅魂兮竟何歸 子美 去矣不得別長
府豈無財莫濟醫藥切太倉豈無粟 才翁 莫解腹腸熱
天子聖在上海內清欲徹伊人胡不官 子美 既死安得
活朝青與暮紫神喜天不軋高車與怒馬 才翁 門滿道
不絕之子苟間厠斯民乃貪餮高亢世弗親 子美 方嚴
鬼所掣敢言才足珍寧免否來齧思潛淚輒抽 才翁 慘

舊面成耋舉目此年落側身今鄙媟箴言耳空虛 子美

險論口吃鼯作詩告石梁聊以慰寒骨 才翁

世不知為古文已獨為之是儒之特立者也吾見三人矣董生當秦滅學之後明孔氏之述道曾子之言其文甚近古也雖同時若嚴助枚皐謂應義理子長相如博辯無極亦自為其文而已未始識董子之用心由東京以後歷魏晉五代而文益衰至唐昌黎公始知尊孔氏貴王賤霸大變而古李翺皇甫湜從而和之然其後亦無傳焉唐衰更五季其敝又甚至我朝乃或推孫丁楊劉為文辭之雄是時穆參軍伯長獨不以為然寔始為古文在尹師魯蘇子美歐陽公之先自爾以後學者益以光大非止求夫文之近于古而已蓋異端既闢則必以聖人為師不專註疏則

必以經旨為歸學均為已一變至道遡其承傳遠有端緒
云銀閼闢書售與有力焉愚嘗評穆叔軍之　以為
不在董生昌黎公之下永州：學教授宜春陽椿得叔軍
之文於其從孫化州使君淮俾零陵　進士張淡吳綸校
之不鄙愚可紀歲月深惟會友輔仁之　有不得而辭者
輒書其後大不自量淳熙丁未孟秋既望衡陽假守臨江
劉清之謹題

此本留字為字不成疑為語兒呂氏鈔藏本汪魚亭
滑而收之學字下作子則未審何故從
復照樓僧校書以訂之癸丑九月廿日章鈺記